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大陆首部以《台湾通史》作者、国民党荣誉主席
连战祖父连横先生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青史青山

阎延文 ●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

青史青山

阎延文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史青山 / 阎延文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040-833-7

I. 青… II. 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历史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1402 号

书 名: 青史青山

作 者: 阎延文

责任编辑: 侯健飞

装帧设计: 十亩工作室 / 裴海斌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78 千字

印 张: 23.875

印 数: 1-10,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40-833-7/I·619

定 价: 3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内容提要 >>>

《青史青山》是作家阎延文“台湾三部曲”的第三部，是大陆首部以《台湾通史》作者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连横先生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，表现台湾知识分子辉煌坚韧的生命旅程。1895年李鸿章签定《马关条约》将台湾割让日本，刘永福率黑旗军捍卫宝岛。十七岁的主人公连横，在连宅马兵营黑旗军帅府与刘永福结下了风雨情谊，一段辉煌而壮烈的历史就此展开。小说以1895年台湾割让到1945年台湾光复的抗日50年为背景，再现了尘封历史的抗日英雄简大狮、雾社起义领袖莫那鲁道和公布“田中奏折”的台湾义士蔡智堪等历史群像，正面描写了苗栗起义、西来庵起义、“田中奏折”事件、雾社起义、台湾光复以及台湾民众在日本高压殖民政策下“宁做自由魂，不做亡国奴”的悲壮画卷。主人公连横先生以毕生精力撰写的《台湾通史》，是台湾近代史的一个奇迹。“国可灭，而史不可灭”的执著精神，使他在腥风血雨中，书写了中华民族开台建台的名山青史，成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如铁书证。

小说以主人公连横的命运贯穿历史，成功塑造了沈少鹤、江海啸，以及女性人物沈筱云、王梦凝、和田美惠、沈雨荷、山下美子等人物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，和血肉丰满的情感故事。小说富有艺术表现力和语言感染力，是作家精心打造数年的长篇力作。

本书已被北京新闻广播作为“长篇小说”联播的开篇力作，由著名演员王刚等人录制播出，听众好评如潮。

● 责任编辑 侯健飞

● 责任校对 刘晓京

● 封面设计 十亩·裴海斌



作者简介 ▶▶▶

阎延文，文学博士，副编审，第二届中直青联委员，首都青年记协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茅盾文学研究会会员，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，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。1972年生于北京，1997年25岁获文学博士学位，时为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。

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，1995年开始历时十年创作“台湾三部曲”：《台湾风云》、《沧海神话》、《青史青山》，抒写台湾三百年历史沧桑。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台湾风云》，2001年获第八届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2004年9月入选中宣部、文化部等七部委向社会联合推荐的爱国主义教育“三个一百”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。2003年4月《台湾风云》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，再次获得轰动，被台湾出版界称为“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”。

2004年6月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沧海神话》出版。“台湾三部曲”引起国际汉学界关注，2003年7月6日和2004年12月5日，全美中国作联等多家机构，先后两次在美国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隆重推介“台湾三部曲”；美国《侨报》、《澳门日报》、香港《明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国新闻社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、香港凤凰卫视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、电视台、电台及数百家网站连续报道。36集电视连续剧《沧海百年》于2004年10月，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。

从1990年起，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多家报刊发表百余篇理论评论文章，其中《长篇热引起的沉思》、《论文学的时代精神》等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等多家报刊转载，出版长篇译著《明日帝国》、《比尔·盖兹的秘密档案》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黑旗老将 / 1
- 第二章 马兵营 / 13
- 第三章 鏖战八卦山 / 21
- 第四章 共吊沉沦甲午年 / 35
- 第五章 莫忘简大狮 / 45
- 第六章 池田雪窗 / 61
- 第七章 黄龙旗 / 67
- 第八章 娜多姑娘 / 84
- 第九章 达兹基斯酋长 / 99
- 第十章 报海风云 / 115
- 第十一章 喋血山河 / 129
- 第十二章 莱园沧桑 / 149
- 第十三章 归去来 / 164

目录

- 第十四章 祝我民国词 / 173
- 第十五章 潇潇雨歇 / 188
- 第十六章 浴血西来庵 / 202
- 第十七章 梦醒时分 / 217
- 第十八章 笔剑如血 / 234
- 第十九章 雨荷 / 256
- 第二十章 公学校 / 277
- 第二十一章 华丽寮 / 291
- 第二十二章 田中奏折 / 303
- 第二十三章 莫那鲁道 / 324
- 第二十四章 雾社起义 / 346
- 第二十五章 青史青山 / 360
- 后 记 / 377

第一章 黑旗老将

黎明时分，台湾南部海滩的棕榈树下，肃静地矗立着一队骑兵。他们人数不多，但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手中握着火枪，背后都插着锋利的大刀，鲜红如血的缨子随风飘动。

队前站着一位年纪六十上下的老将军，枯瘦的身材，浑身骨骼瘦得根根外露，但看上去却格外精神。他神气庄严，一动不动地骑在战马上，一手牵着缰绳，一手紧紧握着腰间一柄短剑。老将身后的旗帜，一色乌黑闪亮，带着银光耀眼的旗枪尖儿。黑色大旗中央用银白色丝线，一连串绣着七颗光华璀璨的星辰，合成北斗七星的形状，在晨曦中显得格外醒目。

这面黑色大旗，就是威震天下的黑旗军帅旗——北斗七星旗。旗帜下的这位老将军，便是闻名四海的黑旗军统帅、抗法名将刘永福。

1894年10月，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的时候，驻扎南澳岛的黑旗军被重新起用，由七百人扩充到两千人，奉命驻防台湾。黑旗军是一支奇异的军队，奇异之处不仅是沙场骁勇、百战百胜，而且在于他们出身天地会起义军，曾受到清政府和越南王室的双重猜忌，始终在战争的夹缝中生存。他们总是孤军奋战身处绝境，又总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下，绝处逢生。第一次纸桥之战，黑旗军用大刀和土雷，对战法国的洋枪洋炮，杀死号称驸马的法军指挥官安邺，威震中外；第二次纸桥之战，更是以少胜多，血战几昼夜，力斩法军总司令李维业，再度名扬四海。

黑旗军的将士有一股强烈的血性，无论胜败都能够以一当十，以千当百，上下同心生死与共。在晚清黯淡的军史上，这支军队无疑是一颗灿烂的星座。来自清朝官场的委屈、猜疑和排挤，像冲刷礁石的海浪一般，只能使他们更加顽强坚硬。一旦遇到保卫国土的战争火星，这支军队立刻就像蓬勃的野草一样，烧成燎原冲天的大火，正所谓“野火烧不

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这股强烈的生命力，就来自黑旗下的这位老将军，黑旗军创始者刘永福。

刘永福是广西钦州人，父母早亡，十来岁就流浪求生，当了滩头纤夫。他精明强干，熟悉水道，几年就成了滩头大哥，交结了一帮生死弟兄。太平军在广西起事，他也聚集了一万多人，举旗造反，先后投奔了郑三、吴二、吴亚忠等几支队伍，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地盘。后来，他的部属们谋划了一个神仙托梦的故事。

一天夜里，军队露宿在供奉真武大帝的北帝庙，刘永福忽然半夜里一跃而起，纵声长啸，说有个白发仙翁给他托梦。那仙翁手持扶尘，指着他问：“是黑虎将军吗？既是猛虎，不该久伏山林。刘永福啊，出山去吧。你是真武大帝降生，有北斗七星呵护，必成大气。”

于是，刘永福率领众人焚香祭旗，明定军纪，仿照真武庙中悬挂的七星黑旗，做了一面黑色军旗，创号黑旗军；黑旗军的先锋队只有几百人，却人人骁勇，战无不胜，号称七星队。后来，清军到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，刘永福无法容身，就带领部下进入越南境内的保胜。法国侵犯越南，刘永福为保境安民奋起抗击。纸桥之战，他巧用战阵克敌制胜，从此，黑旗军威名大震。越南国王封他为三宣副提督；随后又晋封为三宣正提督。但他不肯抛却中华故国，也不肯做越南人，终于在中法战争后率黑旗军入关，成为清朝的南澳镇总兵。如今受命为台湾提督，率部驻防台南。

风声逐渐强劲，海风吹来腥咸的海水味道。刘永福沉吟着，脑海里不断闪过念头：台北方面怎么样了？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，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几天来，台湾局势越来越严峻，朝廷的圣旨一道接一道，严令台湾官员6月底以前务必离台内渡。日本舰队炮轰沿海清兵炮台，加速攻占台湾的准备，许多官员不顾岛上军民的跪地哭求，连日来纷纷弃官署内渡。听说，唐景崧也把母亲送回了广西灌阳老家，会不会他心中也另有打算呢？

刘永福想到这里，下意识地抓紧马缰绳，制止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和唐景崧不仅是广西同乡，而且有过一段情深意重的生死交往。当年，唐景崧只是北京城的六品小吏，却冒死请缨，孤身赶到中越边境，收服刘永福的黑旗军。

他以同乡之谊，引荐刘永福归顺大清。而此时的黑旗军正被越南王

室猜忌，处于无路可走、腹背受敌的绝境。唐景崧胸怀谋略，他一面为黑旗军筹集军饷出谋划策，周旋于中越两国官场之间；一面自组四个营的景字军，与黑旗军并肩作战，使黑旗军逐渐拥有了大清正规军的身份，成为清军的一支劲旅。马尾战役后，终于使清政府在宣战诏书中正式宣布将刘永福“收为我用”，授予记名提督官职，黑旗军六十多名中下级将弁，也纷纷得到奖恤和提升。尽管朝廷昏庸使法国不战而胜，浴血奋战的黑旗军将士们挥泪入关，但刘永福和唐景崧却从此成了生死至交。在刘永福心中，始终怀着对唐景崧知恩图报的心情。刘永福时刻提醒自己，哪怕内心深处一个微小的猜疑，都是对恩人的不敬。

“但愿，唐巡抚能重振当年的请缨壮志，为台湾巨挽狂澜！”老将军矗立在黑色骏马上，默默地祈祷着。

风声更急了，腥咸的海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带着森然之气。刘永福正在凝神，一个小校飞快地跑来，插手施礼：“禀大帅，有位客人连夜赶到大营，正在帐中等候。”

“哦，是谁？”刘永福勒住马缰，焦急地问。

“台东知州，胡传，胡大人！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刘永福满脸欢喜，连声道：“是他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啦！火速随我回营，会见胡大人。”

黑旗军大营军容整肃，一面亮黑色大旗，在初升的阳光下耀眼夺目，扑拉拉迎风招展。黑色烈马在门前骤然停下，刘永福跳下马，几步踏进营门高喊：

“铁花，你来的正好！快说说，台北情形如何？”

胡传是安徽绩溪人，铁花是他的字。他虽是读书人出身，但从小知兵好武。年轻时曾独身一人，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赶到吉林将军府，面见特命使臣吴大征，自告奋勇参加中俄边界会谈。此后受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举荐，胡传担任了台东知州。他并不在乎做官，却喜欢研究地理兵制，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胡传来台湾不久，就写成一部《稟启存稿》，是当时最详实的全台兵备志。中日开战，台湾成了中日必争之地。刘永福和唐景崧都很器重他，称赞他是旷世奇才。特别是刘永福与胡传几次交谈，竟成了莫逆之交。

此时，胡传疾步迎上来刚要行礼，就被刘永福拦住了。老将军惊讶

地看着胡传，短短十几天不见，竟几乎不认识了。胡传衣衫褴褛，右臂捆绑着绷带，灰白的布条还微微渗出血迹。他被晒成铜铅色的脸上，两只眼睛凹陷下去，神情沮丧，声音嘶哑：

“禀大帅，台北昨夜失守了！署理巡抚唐景崧，黑夜化装，弃城而逃。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台北。倭兵虎狼成性，进城后四处烧杀，奸淫妇女。台北百姓惨遭兵祸，正向台中和台南逃来……”

听说唐景崧弃台北而逃，刘永福心中轰然一声，仿佛雕梁画栋的楼宇顷刻间坍塌。曾几何时，抗法前线英姿风发的唐景崧，今天竟成了可耻的逃兵……他心中一疼，长叹一声：

“唉！唐薇卿一代抗法名臣，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！”

胡传眼中喷火，愤怒地啐了一口：“我早就说唐景崧是个琉璃猴子，什么抗法名臣，简直是朝廷的蛀虫！原来，唐景崧不仅化装潜逃，还把台湾库存的三百万两银子转到了上海。表面说是购买军火，结果却不知去向！不仅如此，他还纵容乱兵趁火打劫，把台北的府库抢劫一空。混乱之中，军火库爆炸起火，大陆接济的一百多万两银子和枪械，全部毁于大火——”

刘永福听着胡传的报告，瘦削的身躯一动不动，只是胸口在剧烈起伏。胡传的话仿佛一粒粒铅弹，敲击着他的耳鼓。闪电似的，他想起久埋在心底的旧事。那还是十年前，抗法最艰难的日子，唐景崧拼死说服两广总督张之洞，孤身到南疆联络黑旗军……

想到这儿，刘永福觉得自己的心窝变成了箭靶，隐隐作痛，额头频频冒出冷汗。但他的身子一动不动，甚至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。因此，胡传并没有察觉刘永福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胡传仿佛还沉浸在台北的连天炮火中，说到省城陷落，眼泪像大点雨滴似的滚落，浸湿了破烂染血的衣衫。他顿足哭道：“大帅，可怜台北百姓，从此落入日寇毒手，生灵涂炭哪！一路上妇孺号哭，流离失所，令人不忍看，不忍闻。沿途的百姓们都说，恨不能生吃唐景崧之肉，方能解恨！大帅！您倒是说话呀——”

蓦地，刘永福大吼一声，抽出大刀，狠狠地劈向帅案。

这是光绪二十一年的夏天，北京紫禁城的暗淡红墙，仿佛衰迈不堪的老人，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，黯然无力。4月，李鸿章作为清朝特命

全权大臣，在日本广岛春帆楼，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把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。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台湾百姓更是痛哭失声，泣血保台。四万万中国人的情绪被点燃了。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，仿佛一阵强悍的飓风，吹落了晚清政坛的最后一轮落日。

经过朝臣的激烈争论，光绪皇帝被迫在条约上签字。6月初，日本陆海军出动八万余人，由北白川能久亲王和海军大将伊东佐亨率领，强行侵略台湾。

城外火光熊熊，天空映成了紫色。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，仿佛台风到来前的闷雷，在天际滚动。刘永福知道，这是日本舰队在海面上向清军炮台开炮。自从台北陷落，日本海军大将伊东佐亨率领的十五艘军舰，就封锁了自台北到台南的海面，整个台湾西海岸，都控制在日本海军的射程中。而正面的日本陆军，更是装备精良部队。小小的台湾岛，仿佛一触即发的火药桶。

刘永福自20岁揭竿起义，40年来驰骋沙场，已经听惯了炮火连天的拼杀，历尽了无数惨烈鏖战。然而，十几天来台湾形势的急转直下，还是令他触目心惊。他没有想到，日本军队在三天内就强占了战略要地基隆和台北，兵锋直指台中和台南。他更没有想到，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，竟然一枪不发就弃城而逃，把几百万台民丢在身后，独自逃回了上海。

如今台湾守军云散，只有自己的黑旗军能够拼死一战了。可是，黑旗军的老底子只剩下700人，其余2000多兵士，都是在南澳征召的当地渔民，还有在台湾招募的新兵，只训练了几个月，还是第一次开兵打仗。而日本的8万陆海军，却是裹挟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之威，杀气腾腾向台湾扑来。他们武器枪炮的精良和充足，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法国远征军。黑旗军和日军双方实力的差距，实在太大了！

“至于台湾义军——”刘永福皱眉思索片刻，无奈地摇摇头。他知道，如今全台各处都在组建义军。大大小小的队伍，足有十几万人。各村义勇自筹粮饷、自备武器，持干戈保卫乡梓，血性刚勇气很高。但是，义勇们手中只有鱼叉，还有数量不多的火绳枪。如果和日军的快枪火炮相比，不知要遭受多少死伤，白白流淌多少鲜血！想到这里，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打消了用义军补充防线，抗击日本陆海军的念头。

窗外火光映着老将军的脸，条条皱纹仿佛刀刻似的，闪出黑红色的

光芒。台湾压在他的肩头上，沉重得像背负一座山，几乎把他压碎了。他叹息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如果胡传能够找到黎知府，搞到粮饷，黑旗军还能和日军奋力一拼。可是，炮火连天，胡传他……”想到这儿，刘永福有些担心。他压抑住自己的忧虑，摘下大刀，准备到城外巡营。

正在此时，门外忽然传来禀报：

“报，台中知府黎大人到！”

刘永福心中一动，脸上露出喜色。几天前，受伤未愈的胡传，得知台湾中部的彰化县，还存有几个月的军粮和不少武器弹药。他自告奋勇到彰化，寻找台中知府黎云松，为黑旗军募集弹药粮草。虽然一路上兵凶战危，胡传还挂了彩，但他还是赶到了彰化，竟真的把黎知府找来了。

“真是雪中送炭啊！”刘永福感慨道。想起胡传负伤染血的身躯，几天前不顾拦阻踉跄着骑马而去，刘永福眼眶湿润了。

身穿官服，头戴三品宝蓝顶子的台中知府黎云松，急匆匆走进来。虽然战争紧迫，他依然保持着清末官场的规矩，冠带整齐举止从容，看上去颇为干练。见了刘永福，黎云松拱手道：“刘帅，您找我？”

刘永福也不客套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在下拜托胡传大人，请黎府台到我黑旗军营来，是想求大人帮忙。现在黑旗军粮饷军备奇缺，听说台中彰化一带，还有不少朝廷府库银两，可否请黎府台从中周旋，拨给我军一个月的粮饷弹药？”

不等刘永福说完，黎知府连连摆手，为难地说：“刘帅，此事再也别提。半个月前，台北义军简大狮来彰化求我拨发弹药，我发电请示唐巡抚，还遭了上峰的申斥。并非下官不帮忙，实在是朝廷已经下旨：台湾文武官员一律内渡，府库银两不可擅动，否则就要以抗旨不遵论处哇。下官虽然敬佩老将军，佩服您杀敌保土的凌云壮志，怎奈圣命难违啊……”

听了此话，刘永福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，脸色变得煞白。他霍地站起身，高声道：“府台此言差矣！永福虽然出身草莽，也知道守土有责。还请大人转告皇上，黑旗军必与台湾共存亡，即使台岛只剩片土，亦应保全，不能拱手让给倭寇。更不能让倭寇蹂躏台湾百姓啊……”

黎知府望着满脸怒容的刘永福，两手一摊无奈地说：“老将军，这些话，等您到了北京亲自找皇上去说吧。下官人微言轻，我们为臣子的

也只有遵旨啊。”

“遵旨？”刘永福十分气愤，“台湾是大清一省，台民为大清臣民，黑旗军守的是大清疆土！虽明为抗旨，实隐为遵旨啊。黎府台难道就看不到宝岛沦丧，看不到天意民心吗？！”

刘永福铿锵的话语，仿佛无数子弹迎面扑来，打得黎云松无地自容。望着刘永福的白发银须，他心中也有些感动，长叹一声：“下官也是读书种子、朝廷命官，老将军说的道理，我都懂得；可是圣命难违呀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更何况，倭寇兵精粮足，武器先进，已占据台北优势地形；我们既无军饷，又无枪炮，纵然冒着抗旨之罪，又怎能与之相抗啊？”

他望着刘永福，恳切地说：“老将军，请听下官一言：您是一代名将，早已功名赫赫。今日与日本开战，功成未必是功臣；倘若失败，则半世功名毁于一旦，还将被朝廷以抗旨论处，甚至抄家灭门哪。刘帅，您可要三思呀……”

刘永福吁了一口长气，扳动着骨节坚硬的手指，皱着眉，许久才说：“府台的好意，老夫心领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难为大人啦。”他颤抖着手端起茶碗，猛地大喝一声：“送客！”黎知府尴尬已极，连忙赔笑：“刘帅，您听我说……”

他还没说完，参军吴彭年急冲冲地进来禀告：“大帅！台北有几万难民，一路遭到日寇骑兵劫杀，如今被困在新竹、苗栗一带，情况万分危急！”

刘永福慢慢地转过身子，向部将和黎知府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退下。远处一声炮响，如同惊雷在他头顶爆炸。

刘永福亲自带领五百黑旗军，星夜兼程，赶到台北以南的新竹，迎头赶上日军近卫师团的先锋部队。

这是日本的王牌军队，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，是日本著名的贵族将军，擅长单刀直入突破对方防线，所部军人都有一股热腾腾的杀气，再配上一流的武器装备，一个个骄傲无比。

黑旗军人数不多，但个个抱定必死的决心。于是，两支军队一交手，就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。刘永福打了几十年仗，但这样惨烈的战斗还不多见。他感到心在颤抖，血管里的液体一阵阵暴涨。他发现自

己的将士们非常勇猛，不少人都负伤几处，却不肯退后。一个从越南抗法前线起就跟随他的老掌旗官，腹部被日军马刀刺穿，灰色的肠子都流了出来，却依然靠住树干，双手紧紧撑着亮黑色的七星大旗，身躯如岩石般巍然不倒；还有一个在台湾招募的新兵，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手中大刀被砍飞，就抓住日军的脖子狠狠咬了下去。直到日本军刀刺穿了他那瘦弱的身体，他的牙齿还紧紧咬在日军士兵的脖子上。刘永福眼睛潮湿，滚热的泪水把眼眶涨得酸痛。他不再听从侍卫队的劝阻，怒吼一声，挥舞大刀向阵前杀去。

日军指挥官是个年轻人，眼光如鹰隼般锐利。从军衔可以看出，他只是下级的少尉军官。但是，由于身为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作战参谋，他有了特殊的地位。他的名字叫板井一郎。在随同近卫师团前进的过程中，这个名叫板井一郎的年轻少尉，无形中成了这支步兵联队的首脑，相当于大佐级指挥官。

此时，板井已经见识了黑旗军的强悍战斗力，但他也发现了对手的致命弱点：那就是长途跋涉造成的疲惫和饥饿。他一边指挥步兵分批撤出拼杀，一边偷偷吩咐炮兵中队准备开火，乌黑的炮口对准了黑旗军的侧翼。

炮口在悄悄转动，黑旗军的侧翼已经暴露在炮口前。刘永福觉察到危险的气息，他横刀站定，警觉地向侧翼的丛林观察着。板井一郎知道战机已到，微微抬起手，训练有素的炮手们，逐渐把标尺设到最佳位置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队牛车仿佛从天而降，突兀地闯进了丛林。车和人都风尘仆仆，仿佛疲惫不堪蠕蠕爬行的长蛇。车队近了，逐渐变得清晰。带头的牛车顶棚下，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，单薄的身子仿佛快被日光融化了，手中却奇怪地捧着一本书。车夫和杂役们都疲惫不堪，赶着沉重的牛车，车上装满一捆捆艾草，和许多不知名的药材。

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丛林，从清晨到正午，只有单调的车轮声。少年好像根本没觉察到危险临近，他抬起头，露出清癯的脸庞和明亮如星辰的眼睛。

刘永福惊呆了，仿佛已看到炮弹洞穿了这少年的身子，弹光飞溅，血肉横飞，连同他手中的书一起炸碎……老将军挥动旗帜，指挥黑旗军，不顾一切地向丛林扑去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丛林边茂盛的草木，在一瞬间露出一排雪亮的刀锋！身穿本地农家服装的台湾义军，仿佛从地下冒了出来，天兵天将似的，出现在战场上。他们不等日军炮兵反应过来，潮水般冲进丛林，很快就与日本炮兵拼杀起来。

一个魁梧的大汉，带领一队义军掩杀过来，顷刻间就把正在瞄准的日军炮兵冲散。大汉黧黑宽阔的脸膛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涨成了紫红色。他手中的大刀，背厚刀沉，看上去足有三十多斤。大汉黑而圆的眼睛，燃烧成两团复仇的火焰，凶猛地向日军扫过去，仿佛那目光都能杀人。这队剽悍的义军，每个人都赤裸上身，露出黑铜色的健美胸膛，手上挥舞着清一色的大砍刀。他们紧随大汉呼啸而至，如浪头般卷向日军炮队。日本炮兵还没缓过神来，双方已经短兵相接。日军不得不放弃火炮，端起刺刀，与凶猛的义军拼杀起来。

刘永福暗叫一声好，魁梧汉子已经一路冲杀过来。日军炮兵还没来得及掉转炮口，就被砍下了十几颗脑袋。刘永福的参军吴彭年目光敏锐，忍不住兴奋地高叫：“大帅快看，这就是台北义军头领简大狮！”

简大狮虎吼一声，出手凶狠果断，一出刀就痛下杀手，招招都要和对手同归于尽。突然，板井一郎悄悄来到他的身旁，手中的短枪响了，飞射的子弹，毒蛇般近距离射入简大狮的腹腔。刘永福心中一疼，怒吼一声，奋力扑了过去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一个矫捷的影子从牛车队里凌空而起，托起简大狮魁伟的身躯，躲过了第二次射击。他右手随即一挥，雪亮的短刀插入板井一郎的肩膀。板井不肯相信似的，飞跑两步，突然身子踉跄起来，紫色的血濡染军服。他咬牙托住胳膊，指挥日军慌乱地撤出战斗。

车队中掩杀出的这个年轻人，不等残余日军清醒过来，大呼一声：“除恶必尽。各路弟兄们，截住日本仔，杀啊！”他顺手夺过大刀，代替了简大狮的指挥位置，率领义军冲杀起来。黑旗军与义军合兵一处，刚才还殊死搏斗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黑旗军，忽然间被激活了，像一池刚出炉的钢水，滚动着咆哮着，喷出愤怒的呼啸声。

复仇的刀剑伴着南国的热浪，一浪浪扑向残余的日军。那青年将领大刀一展，身后的队伍立即沸腾起来，无数条钢铁的手臂猛烈砍杀，草地上霎时堆满日军的尸体。

这一场大战惊心动魄，直到战斗结束，刘永福才有机会仔细打量那

牛车中杀出的年轻将领。他实在太年轻，年轻得让人不敢相信。刚才他还临危不乱、指挥若定，可战斗一结束，这年轻人就露出孩子般的腼腆。瀑布似的黑睫毛，在微风中颤抖着，显露出几分自信和害羞。听说对面的老将军，就是黑旗军主帅刘永福，他兴奋地插手施礼：

“台南义军联络使，凤山义军首领江定，参见刘大将军！”

刘永福心中暗赞，好一员骁勇善战的将领！连黑旗军久经战阵的将军，也不过如此。他走近江定，爱惜地打量着他：这块璞玉只要雕琢，定能成为天下闻名的战将！

老将军还来不及表达自己的赞赏，参军吴彭年已匆匆走来，低声说：“简壮士的伤势不要紧，方才由医官包扎，看来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但那车队主人连允斌，混战中被炮弹击伤，现在还生死难料！”

刘永福心中一沉，猛地想起了烈日下，那卷清澈如泉水般的书。

带领车队的少年名叫连允斌，在战斗刚打响的时候，并没有太惊慌。他吩咐身边的车夫和杂役，把二十几辆牛车赶到一起，围成了一个圈子。人们都卧倒在牛车下，听天由命地等待命运的安排，不少人颤抖着嗓音，念起了“妈祖保佑”和“大道公显圣”。

允斌什么都没叨念，只是匍匐在车轮下，心扑通通乱跳。他发现一路同行的凤山米店少东家，那个名叫江定的年轻人，并没有埋头卧倒，而是手握短刀半蹲着，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亮。

江定在注视战局，仿佛蓄势待发的子弹，等待最佳的出击时刻。连允斌和江定同行，纯粹是偶然。这位少东家，在凤山已经拉起一支义军，此次是到台北联络义军，准备合兵作战。但他很不“安分”，到台北没找着义军首领，却看中了连允斌的药材。非要出高价买下，说是送给台北义军当见面礼。

连允斌也是天生的傲性子，软硬不吃。虽然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天生傲骨，就是不肯依从。任凭江定说出天价，他就是坚决不卖，一定要把药材送给台南黑旗军。江定又好气又好笑，只得和连允斌一路同行，约好到大甲溪分手。江定代表义军，分得草药的三分之一。于是，联络台北义军的联络使江定，无形中成了连允斌的保镖。两人几天来虽然一路同行，但很少说话。连允斌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更何况江定到底是不是君子，现在他还不知道。